



□ 范兆金

我的老家在茌平区洪官屯镇范辛村。在电视还没有普及的年代，露天电影就是农村的文化盛宴。乡亲们通过黑边白底矩形的影幕了解外面精彩的世界、人生的五味杂陈、人性的善恶美丑，窥见了时代流行元素的一角，记住了红极一时电影明星的一颦一笑。在消息闭塞的农村，主题鲜明、时代烙印明显的电影，在弘扬社会主旋律、提高乡亲们善恶美丑的识别能力方面，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。

一

每逢村里晚上放电影，消息就会不胫而走，像长了翅膀，眨眼间便传遍村里的角角落落，甚至邻近村庄。在村里，上至花甲老人，下到咿呀学语、蹒跚学步的孩子，闻此喜讯脸上无不洋溢着欢乐的笑容。乡亲们期盼当晚的文化盛宴鸣锣开场，内心极其兴奋而又焦躁不安地等着那一时刻的到来。白天干农活时，时常抬头望望天上的太阳，只嫌日头走得太慢。有的男人心不在焉，往往招来媳妇的埋怨：“看这是干的什么活，把好好的一棵苗弄断了，慢着点干还误了你看电影？”其实，骂归骂，自己的心也早就飞到当晚要放映的电影上了，盼望一睹电影里帅气阳刚男主角的面容。对于春心萌动的少男少女，看露天电影就是“鹊桥相会”，与心仪的异性眉来眼去、暗送秋波，在全神贯注看电影的大人眼皮底下暗中交流，那叫一个甜蜜。

太阳西下，余晖明亮。电影放映员在村中宽敞的晒谷场或者干脆就在大街上竖起两根木桩，扯上影幕，挂上喇叭。担心当晚村里演电影是

虚假消息的乡亲们，这会儿见到影幕，心里才踏实下来。放学回家的孩子早早写完作业，搬出椅凳占据一个最佳位置。有的乡亲还会把邻村的亲戚接到家中，将看电影的快乐与之分享。因为时间尚早，太阳还没有落山，村里的孩子嬉闹奔跑，小狗也欢快地上蹿下跳追逐着小主人，欢乐的气氛感染了村里所有的生灵。

电影放映员受到村里最高规格的礼遇。村干部一般安排村里日子过得殷实、庭院收拾得整齐的户家好酒好菜地招待电影放映员。若是负责招待的户家有小孩子，那一天他在人群中就会最吃香，小伙伴们都主动与他套近乎，有好吃的好玩的都让他先来，以便从他口中探得当晚所放电影的片名。

二

月亮升起，一切变得模糊起来。精明的摊主摆上瓜子及小吃，专勾小孩子肚中的馋虫，趁机小赚一把。乡亲们早早吃过晚饭，一家老小搬着凳子高高兴兴地来到电影放映处等候着电影开演。乡亲们难得聚在一起，七嘴八舌，你一句我一句，人声鼎沸。大家的话题很丰富，今年的庄稼长势或者收成如何，村里谁家又添了“大件”，最近发生了什么新鲜事……若是谁提前知道当晚放映电影的片名，将其告诉颇有影评人范儿的二大爷，二大爷就会借着电影给乡亲们讲述天南海北的故事，并对电影评论一番。大人们有足够的耐心等待放映员吃饱饭，孩子们则有些不耐烦了，时不时跑到招待放映员的户家探个虚实，回来向大人通报。看电影的人越来越多，柴火垛上、大街两旁的房顶上都坐有观众，站在人群后的观

众大多是闻讯而来的邻村“影迷”。

一束强光投在影幕上，嘈杂的人群立时安静下来。乡亲们盯着影幕，眼睛眨都不眨一下，生怕错过精彩的镜头。大多数情况下，先是放映战争片。《敌后武工队》《铁道游击队》《南征北战》《鸡毛信》《小兵张嘎》《闪闪的红星》等，这些影片老少皆爱看，特别受到孩子们的喜爱。正义终会压倒邪恶，影片弘扬的正能量在朴实善良的乡亲们心中深深扎根。中老年人喜爱看戏剧电影，《卷席筒》《墙头记》《天仙配》《梁山伯与祝英台》《杨三姐告状》……精美的画面，委婉悠扬、明快响亮的唱腔，让乡亲们大饱眼福、耳福。一般到这个时候，电影开演前闹腾得最欢实的孩子们，就会偎依在妈妈怀里睡着了。接下来放映的《咱们的牛百岁》《小花》《甜蜜的事业》《庐山恋》等时代感强的影片，更受年轻人的欢迎。偶尔播放的外国影片，让乡亲们不出家门即领略了异域风情，见识了白皮肤高鼻梁蓝眼睛黄头发的外国人的“庐山真面目”。

三

早期的电影《画皮》，影片中披头散发、面目狰狞的女鬼，以及电影中的惊悚镜头，让人看后毛骨悚然。胆小的乡亲，电影散场后不敢摸黑独自回家，需要找人陪伴。

最让人揪心的是，电影正演到精彩部分，突然停电，现场一片漆黑。沉浸在影片中的乡亲们一片哗然，弄明白是停电了，却又无可奈何，只好趁此机会休息一下。放映员一阵忙活，发动起“电锅”（发电机），现场明亮起来，乡亲们重新坐好，继续观看精彩的电影。最让人防不胜防的事情，是一阵急雨从天而降，让一场露

天电影草草收场，乡亲们会整晚揣度故事的结尾是什么，好几天茶饭不香。

电影放映过程中，平时对孩子管教甚严的父母津津有味地盯着影幕，女儿偷偷溜出人群，也浑然不知。平时互有好感的年轻人趁此机会躲在黑暗角落里谈情说爱，初尝爱情的甜蜜。

村里有老人过寿，儿孙为表孝心，也会花钱请人来放一场电影——《五女拜寿》，过寿的老人满心喜欢，乡亲们也跟着沾沾福气。年轻人结婚、学子金榜题名，村里送一场电影，同喜同贺，乡亲们在表达衷心祝福的同时，亦会大饱眼福。

月上枝头，一阵混杂的人声由远而近传来，村里的狗狂吠不停，那是到邻村看电影的乡亲们散场回来。有时，消息不实，第二天，乡亲被问到前一晚到邻村看的什么电影，就会回答“白宰”（当地河沟内常见的一种长不大的细鳞鱼的名称）或者“白磨鞋底”，不用再问第二句，就知道什么电影也没看到，而是白去了一回。

如今，露天电影渐行渐远，淡出了人们的视线。我心中常常会想，真希望有机会，能再次搬着凳子认真真地看一次在村里放映的露天电影。

图①③：东昌府区梁水镇叶屯村，群众在观看电影《血染北沙河》。（资料图） 张振祥 摄

图②：临清“国棉1960”创意产业园内，市民在观看露天电影。 吕晓磊 摄

